

# 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集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编印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1981.2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四川省图书馆学会，于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举办了第一期《四川省图书馆、情报人员进修班》。来自省内各图书馆、情报部门的业务骨干——学员，共七十九名。通过四十天的自学、讲课、辅导等活动，在此基础上，每个学员根据自己所学的专题，理论联系实际，自选论题，在学习结束时，共完成论文八十二篇。

本论文选，就是从学员的几十篇论文中选出一部分首先发表，以饷读者。

一、本论文选在选编时，坚持“二百”方针，在本论文选中选编了不同观点的论文，借以引起图书馆界，情报界同人们的关注，活跃学术空气；

二、本论文选在选编时，保持了著者文章的原意，部分文章只作了字句上的改动和段落上的调整；

三、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一九八一年二月

# 目 录

|                               |     |
|-------------------------------|-----|
| 对“五分法”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序列问题的浅见.....  | 夏元芳 |
| 图书分类法思想性刍议.....               | 王成翔 |
| 浅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类.....    | 林 华 |
| 图书分类思想性初探.....                | 杨天忠 |
| 图书馆目录体系改革初探——谈主题目录取代分类目录..... | 徐晓明 |
| 对《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三性”的浅识.....     | 季建华 |
| 地、市图书馆应加强科技期刊的采集工作.....       | 张宏千 |
| 试谈图书登记.....                   | 彭 红 |
| 做好外文书目工作、为“四化”服务.....         | 冯兴群 |
| 谈谈图书出纳工作应有的地位和人员要求.....       | 于 军 |
| 谈谈地市图书馆部分图书开架问题.....          | 许基富 |
| 对现行开架的否定意见.....               | 王顺清 |
| 浅谈图书拒绝率.....                  | 涂贻信 |
| 邮寄借书初探.....                   | 沈 丽 |
| 谈“读者工作的计量问题”.....             | 宋昭池 |
| 应该重视藏书的剔旧问题.....              | 凌泽芬 |
| 谈县图书馆开展参考咨询工作.....            | 马 平 |
| 地区综合性科技情报所资料室的参考咨询工作.....     | 陈晋川 |
| 厂矿图书情报一体化好.....               | 黄宜常 |
| 对在中等城市建立图书情报协作网的探讨.....       | 龚玉然 |
| 办公社文化站图书室是好办法.....            | 刘 柯 |
| 谈谈对中学图书室的业务辅导.....            | 达应建 |
| 浅谈图书馆干部的培养.....               | 陈代芬 |
| 加强图书馆统计工作提高管理水平.....          | 张应秋 |

# 对“五分法”中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序列问题的浅见

夏 元 芳

“五分法”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谁前谁后的问题，是一个争论了很久的问题。到底哪种办法更符合图书分类法的实际，哪种办法更符合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三性统一的原则？图书馆学界许多老前辈都发表了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大大丰富了图书分类的理论。我们今天学习起来，感到获益不少，启发了我们的思想。这里，我想谈一谈学习这些理论后的一些粗浅看法。

图书分类法作为一种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类分图书的工具，它不能不同时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三性统一是编制图书分类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处在我们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要编制一个统一的、五大部类组成的图书分类法应该是社会科学排列在自然科学前面。

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科学分类，因为，图书分类在其对象、任务和方法上是和科学分类不同的。在研究分类法时，不得不同时既要照顾到科学性，又要照顾到图书分类的特殊性。

现在我们来谈科学分类。科学分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三大部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自然科学是人们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不断总结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及运用这些规律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在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结成的一定社会关系，研究这种社会关系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作用的规律。哲学是研究一般的

辩证规律，即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思维起作用的一切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科学。它既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又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最一般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的认识方法。哲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哲学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吸取养料，不断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什么样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进行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然科学也结束了以收集材料为主的阶段，发现了许多重要规律，特别是三大定律的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变的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这就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哲学向前发展的一个有力证明。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哲学的世界观 方法论指导下，又不断发展自己。社会科学根据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去研究社会，顺应历史的必然去改造社会，使生产力不断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前进。自然科学也一样，它借助于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总结出自己的固有规律，新的学科不断被发现，物质世界的秘密一个又一个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指引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会遭到挫折，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我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辩证唯物主义战胜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我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又获得新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哲学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自

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科学不仅给自然科学提出新的课题，而且还为自然科学提供物质基础，如高能级的高能加速器要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高能物理的研究是说不上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又给社会提供新的生产手段，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在经济基础不断改善的条件下，社会不断进步，社会科学也随之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由此可见，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

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互依存，互为发展条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说，它们三个结成了一个闭合式的园环。

为了研究方便，人们又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直线序列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一个无始无终，又无倒顺的园环变成了一条有始有终，有倒有顺的直线序列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为性”的缺点。既然是一个园环要被拉开，这个开口选在什么地方，并不妨碍它们的本质，同时也避免不了由此而产生的缺点。这样的开口有三处。

1. 开口选在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得到二条直线序列：  
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
2. 开口选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也得到二条直线序列：  
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
3. 开口选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同样也得到二条直线序列：  
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

一些哲学家从事物发展的先后次序，再根据哲学对这些科学的指导作用，选择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个直线序列来展开，形成了一个科学总序列。图书分类是否一定也要选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样一个直线序列呢？我认为不一定。上面六个序列是同出于一个互相紧密联系的环形结构，都是科学分类的直线序列，选择那一个作为自己的分类基础，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本身的特点，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是不同的两种分类方法。图书分类法要类分的是有一定观念形态的图书，而不是运动着的实物；图书分类是科学文化教育机构中的一种工具，它不起指引人们去发现新学科、新规律的作用；图书分类允许使用一些具有注记性的方法，而科学分类是不允许这类方法的；图书分类要求一定的稳定性而科学分类可以随科学的发展而有所扬弃等等。图书分类根据自己的特点，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选用一条和科学分类不尽相同的直线序列是理所当然的。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前虽然已没有剥削阶级，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下去，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还将比较长时期的存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图书分类法不能不受这个斗争的影响，不能不反映社会阶级意识。作为社会主义图书馆类分图书的工具，应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应该在科学分类的直线序列中选一个更能突出思想性的序列，以更好地发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关于社会变革、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把它冠于分类法的首位，明确表明分类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制而成的，并把这个指导思想贯穿到自己的结构体系中

去，大类的序列，类目的区分，都要反映它们的彼此联系，使其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有人主张把这三个组成部分一齐列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部类中去，以便保持三个组成部分的完整性。我认为这个分法不好，完整性固然照顾到了，但割断了马列主义哲学、马列主义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与其有关学科的有机联系。马列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来源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若把它们集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部类，便脱离了它们自己出生的土壤，割断了它们自己发展的历史。这样一来，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这是违背分类法原则的。另一方面，将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集中在马列主义部类，失去了马列主义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具体指导作用。为了既不割断三个组成部分自己发展的历史，又能较好地保持三者之间的完整性，把哲学紧接马列主义部类、社会科学紧接哲学部类是比较合理的序列。

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调整好各方面的关系，遵循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大力的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前进。自然科学发展的目的，也是应用各种科学技术改善人们的生产手段，发展生产力，从而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目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任何科学活动和生产活动，都首先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相联系，所以，自然科学排在社会科学之后也是很自然的，很合理的。

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样的序列是否自然发展的本来顺序呢？自然运动早于人类社会出现，但作为一门科学，自然科学是在社会形态出现以后，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所以它一开始就和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后才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从各门科学知识发展的先后来看，这样的序列也是合理的。

这种序列是否与当前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一个形势相矛盾？我认为也不矛盾。这种序列法，把社会科学放在前面，自然科学放在后面，前后顺序并不表明重要程度，而只是反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与马列主义、哲学两大部类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社会科学里还包括了经济学，制定适应我国情况的经济政策，加强经济管理科学的研究，也是四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所以说这样的序列与现行政策是不相矛盾的。

此外，还有不少内容涉及一切知识部门或许多知识部门的图书，参考用的一般工具书等等，它们不能归入任何一门科学，又不像马列主义那样贯穿一切，必须为它们单独设立一个部类，放置于序列最后。

这样一来，这个分类法的基本序列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这个序列是符合科学性原则的，因为它是科学分类的直线序列中的一种；这个序列是符合思想性原则的，因为它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同时这个序列经历了解放后廿多年的实践考验，证明它是合用的，是符合实用性原则的。那么这个序列是否就是最好的、最完美的呢？不，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分类法能适用于一切社会，它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动而变动，人类社会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无止境的，多更，更好的图

书分类体系定会出现!

1980年11月

## 图书分类法思想性刍议

王 成 翔

在我国图书馆界,长期以来都把思想性(确切含义是正确的思想性)与科学性、实用性并提作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原则。我认为正确的思想性含寓在科学性之中;在科学性之外另提一个思想性,不仅有蛇脚之讥,而且会产生歧义,导致在实践中造成与科学性对立的状况;思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凌驾于科学性之上的编制原则应当取消。下面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望各方面不吝教言,予以指正。

目前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科学性仅仅是与科学分类有关的问题,而思想性则是指编制分类法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种看法不妥处在于:把指导思想的性质特殊化,把对科学性含义的理解狭隘化。

什么是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我们之所以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不是因为任何迷信式的崇拜心理,而仅仅因为它们是唯一科学的 worldview 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理论,它的性质是科学的性质,它指导实践时和实践之间发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用理论指导实践。第二,在实践中检验它的正确性。第三,在实践中使它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论的科学性。也是对图书分类法提出的科学性要求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可以把这种要求解释为：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科学分类的认识方法为基础，结合图书分类的对象、性质和任务，建立科学的、合理的类分图书的体系结构。由此可见，科学性原则完全可以概括这种要求，而无须另提一个思想性来强调。

同时也不能认为科学分类就与思想性无关。科学分类同样体现了科学性所涵容的思想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分类的客观性原则和发展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所作的科学论证就表明了这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从而也体现出正确的思想性。

当然，图书分类不完全同于科学分类，由于现行图书分类的体系一般是建立在单线分类的基础上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为性。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以单线式展开的类系序列应当依据学科内部所固有的顺序排列。它的合理性要由它所毗邻的科学的性质来证实。舍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有权决定或证实。这是科学性对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客观要求。我们应把这种要求确定为编制图书分类的最基本、最关键的原则。应该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至于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的其它差异，属于实用性原则范围，在此不涉及。

思想属于主观范畴，它的正确与否不能由它自己来确定。思想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才能说它是正确。而科学性所具有的系统性，真理性，指导性这些基本属性，辩证地解决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基本的认识问题。在这些基本属性的涵义中，既有客观的，实践第一意义和检验思想是否正确的标准，也有正确的思想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可以说正确的思想性是科学性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坚持了科学性，也就体现了

正确的思想性。不能设想，不科学的认识竟会体现出正确的思想性，也不能设想，正确的思想性竟会是不科学的。事实上，脱离了科学性，正确的思想性是无从谈起的，不能将它与科学性分开来看待。既然我们认为思想性含寓在科学性之中，那么，只要我们在编制分类法时坚持科学性原则，正确的思想性自然就能得到体现。用不着主观地强加在分类法头上，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倘若是于科学性之外另提一个思想性原则，并又凌驾于科学性之上的话，那就意味着思想性原则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编制原则，必要时为力图体现思想性可以不受科学性要求的制约。这样，可以说思想性质的正确与否必然是自我规定，自我证明的。这样的思想性原则在实际运用中会起什么作用呢？

拿图书分类法来说，它作为信息存入和取出的系统性的手段和工具，是为图书分类建立的统一的分类模式。只有体现一般的科学认识规律，才能使信息存入和取出有共同的认识标准，才能保证信息存入和取出时有高度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这对于建立国际性的统一信息检索系统来说尤为重要。即使不讲这一点，仅就国内而言，如果强行将思想性与科学性分离开来，给它以独立性，就会为突出这样的思想性去力求顺应一些语录或一时的某些政策而不惜逆悖科学认识规律，随意设置类目和安排类系序列。势必使信息存入和取出失去共同的认识标准，并严重影响其准确性，甚至造成极大的混乱和错误，至此，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思想性原则的积极意义又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把建国后依照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编制的几部图书分类法简单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几部分类法中大部份力图体现思想性之处，恰好就是它违背科学性原则因而是最不足取的地方。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有些分类法的几大部类的序列是以从上到下，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形式排列的，（这种排列形式是否妥当姑且不论），可是在社会科学部类中，却出现了几种排列形式：先是由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又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而作为全面地研究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科学却排在最后。这样做委实有些莫名其妙，从一些文章的观点看，在哲学之后，紧接着排列政治等等，是为了表明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不可分割性。（顺便说一句：有些人不同意自然科学列于社会科学之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本应排在哲学之后的历史科学为使它不致于“分割”马列主义只好屈居最后，好象它是一个“楔子”似的。这种“间不容发”的序列安排却打乱了分类法的科学系统性。再如政治列于经济之前，是为了强调政治的重要，却又违背了从基础过渡到越来越高的上层建筑的客观顺序。这样，为突出思想性，各类系的关系摆脱了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和客观顺序，成了一些语录或一时的政治口号的图解公式，类序的排列也不表现各学科间的合理结构，而成了某种神秘的隐喻和象征。令人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巫卜之类所用的符号。

二、一些分类法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集中作为一个部类，类名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被看成是分类法思想性的主要标志。其实，这样做恰恰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人的著作。叶剑英同志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马列主义是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无论是谁都不能用任何形式加以垄断和固定化。”他又说：“……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

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一些分类法的上述作法，一是以马克思等五人的名义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这种垄断又造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固定化。这也许是把思想性原则看得高于一切的同志始料所不及的吧。

其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虽是完整的。但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其学科性质来说是可分的。如果把五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集中立类冠于分类法各类之前，并要指导一切的话，则是极不科学的。恩格斯指出，如果要求每门独立科学都必须确定自己在事物和现象以及关于事物和现象的知识的总的联系中的地位，那么，任何关于总的联系的特殊科学就成为不需要的了。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绝不是特殊科学，不是君临一切的科学的科学。至于说到指导作用，苏联哲学家凯德洛夫说：“而实际上，除了辩证法以外，没有一门科学具有普遍性的性质，因为只有辩证法才是在整个世界起作用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列主义的辩证法不等于五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辩证法才能起指导一切的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任意夸大的，而是表现为一切其它科学制定作为一般科学研究工具的一般的科学认识方法。如果我们不分析革命导师们所处的时代和写作背景，不管他们所论述的对象、范围和性质如何，笼统地用来指导一切，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泥潭之中。另外，一些分类法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总论等部类中，都设置了马、恩、列、斯，毛泽东论××的类目。强调在各学科中起着指导作用。事实上，有些学科中经典

作家的论述相当少，往往只有几段语录，拿几条语录去指导吗？认真说，这不过是形式主义的做法而已，是对只言片语的迷信。马列主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包括对它本身的神化。也根本不需要这一套“圣旨上谕”式的做法。真理夸大一步即成谬误，这一告诫是我们应注意的。

三、有些分类法把政治列于经济之前，也是“突出思想性”所致。有人写文章说“……在社会科学部门中，以社会政治活动领先，然后经济活动，然后文化、教育以至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是较为得体的。”果真得体吗？在“事物和现象”方面，难道政治活动比经济活动更早出现吗？在“事物和现象的知识”方面，难道政治观念的形成比经济观念的形成更早吗？持这种观点的志同大概受了一段时间内在我国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经济基础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应倒过来，要求上层建筑去决定经济基础。不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多么巨大，仍属于反作用的范围。绝不能将这种反作用看成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彻底的唯物史观，若违背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为“突出政治”、“体现思想性”把政治列于经济之先，那只能说，这样做所体现的思想性必定是经过异化了的的思想性。换言之，这种思想性是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思想性了。

四、一些分类法分类表类目中有相当部分纯属一些风行一时的错误的政治口号，或乱套框框，乱贴标签，生硬地区分观点。有些分类法后虽取消了这些类目，但未从原则上解决问题。只要

把思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编制原则，此类事就不会绝迹。据解释，之所以取消按观点区分的类目，是因为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容易区分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总而言之，把这看成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实际上，按观点区分图书是违反认识论的，因而是任何人也不能在分类中做到的事。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一种新观点，一部新著作出现后，往往要在较长的社会实践中才能鉴别出其性质的正确与谬误及其阶级属性，否则极可能将正确的东西错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林彪、“四人帮”为害期间不用说了，在他们未酿成祸害以前，我们把南共联盟看成是修正主义政党，把电子音乐看成是资产阶级艺术，结果怎么样？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片面强调思想性的结果，往往是扼杀科学文化，阻碍思想发展，造成思想上、文化上的专制。

以上指出了一些分类法的某些问题。应该说明，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除了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也是把思想性从科学性中分离出来，并凌驾于科学性之上的必然结果，这正是我们在分析吸取这一教训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我国图书馆界长期以来关于图书分类法的类系序列，类目设置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到思想性原则问题。但若是这种讨论从定义出发，从语录出发，则是难以说明问题的。还有一些观点显得有些武断，使人难以接受，例如有人认为：我国图书分类法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所以分类法一定要有思想性。一个大前提下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样的逻辑很奇怪。其实还应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切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事物都有思想性，但这个前提是不可能有的，所以结论就显得主观武断，缺乏说服力。上文已表明，我并不是无条件地否定思想性，而是说不能不顾科学性原理，动辄就提思想性，把思想性绝对化，普遍化。

自解放以来，我们已编制了好几部图分类法。我们应该总结几十年来编制图书分类法的经验教训，把图书分类理论放到实践中考察检验。要注意思想性与以前的什么政治性，战斗性的递嬗关系，认清这些口号应用在分类法中的弊端所在，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改革，切实解决编制图书分类法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切不可因循守旧，作茧自缚。

思想性原则好象是一块“通灵宝玉”似的，被广泛地采用，甚至编制主题词表时也一律采用，事实上，我们把思想性与科学性关系明确以后，就会发现，超脱于科学性之外的思想性原则不过是“一条庸人的辫子”（马克思语）拖在图书分类法的头上。我写作本文的动机在于恳切希望图书馆界各位前辈贤哲花一点精力深入研究分类法编制原则和分类理论的问题，为编制一部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图书分类法做出贡献。至于我——“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马克思语）——我所能做的，仅至于此。

## 浅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立类

林 华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图书归类问题，是图书分类学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某种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束缚，这个学术问题在图书馆界却没有展开认真的探讨，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这个问题才逐渐引起了重视。在此，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图书馆界的同志们。

衡量一部图书分类法是否符合科学性、思想性和实用性原则首先就得研究该分类法的体系结构和类目设置的理论基础和指导